

世界小说大师名篇必读

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高特弗里特·凯勒◎著 田德望◎译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瑞士]高特费里特·凯勒 著
田德望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瑞士)凯勒著;田德望译.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1

(世界名篇必读)

ISBN 7-5033-1750-7

I.乡… II.①凯… ②田…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瑞士-近代
IV.I52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66353号

书 名: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作 者:凯 勒

译 者:田德望

责任编辑:姜念光

装帧设计:乔 玉

责任校对:刘晓京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博诚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160千字

印 张:6.875

印 数:1-5000

版 次:2005年3月第1版

印 次:200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33-1750-7/I·1348

定 价:16.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前 言

高特费利特·凯勒(Gottfried Keller, 1819—1890)是十九世纪瑞士最伟大的德语小说家、诗人。被称为“瑞士的歌德”。他出生于苏黎士附近格拉特费尔登一个工人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青年时代的凯勒酷爱绘画,但因经济不支,在慕尼黑学习两年后,只好弃艺从文。凯勒在青年时代有两次经历对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四十年代中期受过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鼓舞,曾结识一九四八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在瑞士的德国诗人弗赖利格拉特和黑尔韦格,在他们的影响下创作过大量政治抒情诗;他还参加过革命志愿队,支援卢塞恩进步力量。二是一九四八年后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时,听过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关于宗教本质的讲课,从中接受了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这两次影响决定了他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方向。

凯勒的全部文学创作,像当时的法国、英国、俄罗斯的现实主义作家一样,立足于不断描绘和分析瑞士的社会现状,不同的是,他们的作品中对现实流露出一种幻灭的倾向,而凯勒在文学作品中则常常持一种对待现实的乐观主义态度。文学史家们通常称这是一种“教育乐观主义”。这显然是一种与卢梭和佩斯塔

洛奇所奠定的瑞士文学传统有密切关系的倾向，其宗旨在于通过教育把个人和社会引导向有利于一切人的道路上来。这种“教育乐观主义”在他的长篇小说《绿衣亨利》里表现得尤为突出，这部自传性小说描写了主人公亨利在市民阶级日常生活中，既实现个人的解放，又成为一个具有政治责任感的国家公民的人生道路。他的作品的现实主义风格表现为把日常生活现实与高尚的主题思想熔为一炉。凯勒在政治上属于当时瑞士资产阶级共和派，作为作家他主张文学应该“在人民群众当中寻找人类的尊严并在他们自己的行动和要求中向他们证明这种尊严”。

凯勒是个创作中篇小说的大师。他的中篇小说无论就数量、艺术水平和题材的多样性而言，与同时代的德国、瑞士小说家如施托姆、冯达诺、麦耶尔、拉贝等人相比都高出一筹。由于他的作品刻画人物性格丰满而多姿，描写故事情节逼真而色彩纷呈，文笔细腻，风格幽默，因而被人誉为“中篇小说中的莎士比亚”。这部原名为《塞尔德维拉人》的书是十九世纪德语国家小说创作中最优秀的一部中篇小说集。它共分两卷，包括十篇小说。这里只介绍其中的四篇，前三篇属于第一卷，后一篇属于第二卷。塞尔德维拉是作者虚构的一个瑞士小城，十篇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具体环境里。它们在情节上并无连续性，但合在一起却能像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全貌。从这里介绍的四篇小说中读者大体上可以看出，它们的社会历史背景是所谓“利益共享”的手工业行会制度被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及其生意经和投机狂取而代之时。作者试图借这些故事描绘瑞士前工业社会小城镇生活的五光十彩的表现形式。这十篇作品有的具有当时德国文学中流行的所谓“诗意现实主义”特征，有的则具有在当时法、俄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批判现实主义”特征。总的

来说,它们都具有细腻而幽默的风格,这种幽默有时转变成尖锐的讽刺。

《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凯勒根据当时一则报道创作的,故事框架颇类似莎士比亚的同名剧本。它描写一对青梅竹马的青年男女因双方家庭世仇而双双殉情的悲剧。作品以浓郁的抒情笔调描绘了瑞士农村环境的诗情画意,抒发了这对青年男女对爱情和婚姻的强烈渴望。他们的悲剧性结局是令人震惊的。双方家长因争夺一方田地落得双双破产,他们的结局也是发人深思的:贪婪地追求私有财产,其结果不但毁了自己,也毁了儿女的爱情。如果说在这篇作品中是经济原因酿成一场悲剧的话,那么在《雷格尔·安慕兰夫人和她的小儿子》里,经济与政治都成了作者关注的对象。安慕兰夫人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教育儿子既成为一个能干的实业家,又成为一个对国家充满政治责任感的公民。在凯勒看来,公民的政治责任感是人在自我实现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这篇小说被文学史家称为“修身文学”的典范。《三个正直的制梳匠》这篇小说则反映了随着经济势力的增长,人们对财产和金钱的贪欲。三个分别来自德国萨克森、巴伐利亚和施瓦本的制梳匠,在竞争欲的腐蚀下,个个都变成了自私、贪婪、麻木和感情冷漠的小人。每个人都想通过娶有钱人家的女儿,在生意场上赢得胜利,而实际上个个都在捉摸不透的经济竞争中变成了任人摆布的木偶。在《人恃衣裳马恃鞍》里,凯勒描写了一个漫游的裁缝匠,一个偶然机会被人当成富有的波兰贵族而受到百般殷勤的接纳和逢迎,最后都以他的诚实赢得一位行政顾问女儿的爱情,得到一笔财产,发家致富的故事。这篇小说的框架与美国讽刺小说家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颇为相似。在凯勒看来,前工业社会劳动者的勤劳与诚实,才是取得社会地位

的可靠保障。

读者从这四篇小说中可以窥见凯勒小说创作的艺术特点和他的政治倾向。凯勒一生所创作的重要作品包括两部长篇小说：《绿衣亨利》、《马丁·萨兰德》，四部小说集：《塞尔德维拉人》、《七个传说》、《苏黎士小说集》和《箴言》，此外还有两部诗集。

凯勒对于我国老一代文学爱好者而言并不陌生，我国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相继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绿衣亨利》和《凯勒中篇小说集》。它们均出自我国老翻译家田德望教授的手笔。本书从《凯勒中篇小说集》中选出四篇，介绍给我国年轻一代读者。

田先生已是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我作为他的读者和晚辈同行，在此对他表示衷心感谢，并祝他健康长寿，生活愉快！

张 黎

目 录

前 言	张 黎 1
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1
雷格尔·安慕兰夫人和她的小儿子	72
三个正直的制梳匠	120
人恃衣裳马恃鞍	163

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讲起这个故事，假如它不是根据一件真实的事情，证明以往的伟大作品所依据的情节，个个都在人生中扎了多么深的根的话，那将是一个无聊的摹拟。这样的情节，为数不多；可是它们不断换上新装，重新出现，逼着人们非去捉住它们不可。

在那条离塞尔德维拉只有半点钟路程的美丽的河水旁边，隆起一个很大的、开垦得很好的土岗，逐渐消失在肥沃的平原里。在这土岗的脚下，远远地坐落着一个有不少大农舍的乡村。好多年以前，这斜坡上并列着三块又美又长的田地，好像三条展开的大带子。一个晴朗的九月天的清晨，有两个农人各自在两块田里耕作着，明确点儿说，就是在靠边的两块田里耕作着；中间那一块像是荒废了好多年的样子，因为已经盖上了一层石头和高高的野草，无数长着翅膀的小动物，不受惊扰地在那里嗡嗡地飞鸣着。在两边田里犁着地的农人，个子都很高，骨骼粗大，年纪都在四十岁光景，一看就知道是两个有点儿根基的农民。他们穿着耐久的粗亚麻布短裤，裤子上每一个褶痕都有固定不变的位置，看起来像雕刻在石头上的一般。每逢他们碰到一个障碍物，

把犁柄握得更紧的时候，粗糙的汗衫袖子便由于受到这轻微的震动而抖动，同时那刮得光光的面孔，平静地、聚精会神地、稍微眯缝着眼睛，对着阳光朝前面望去，一面在度量着犁沟，只是偶尔远处传来什么响声打破了田野的寂静时，他们才向周围眺望一下。他们慢慢地，以某种天然的优美姿态，一步一步向前走去，除了偶尔给赶着雄壮的耕马的雇农一些指示外，全都一言不发。于是，从相当的距离看来，他们十分相像；因为他们正代表了这个区域的本地人的类型。乍一看，也许只能在这点上区别他们：这一个戴着白帽子，帽顶子向前，那一个帽顶子却向后耷拉到脖子上。但是一等他们掉转耕地的方向，他们帽子的位置也就调换过来了；因为每逢他们面对面在岗上相遇，彼此走过的时候，那个迎着凉爽的东风走去的人，他的尖帽就向后边倒下去，而那个顺风而行的人的帽子却向前竖起来。每次也有一刹那的间歇阶段：这时候两顶闪光的帽子就笔直地在空中动荡，像两道白色的火焰向天空吐舌。他们俩就这样安安静静地耕着地；看着他们在那一片寂静的、金黄的、九月天的景色中在岗上悄悄地、慢慢地对面走过，逐渐分开，越离越远，最后像两颗陨落的星似的，消失在土岗的穹窿后面，过了好久又在那里重新出现，这种景象是很美丽的。每逢他们在犁沟里发现了一块石头，就漫不经心地用力一扔，把它扔到中间那块荒地里。这种情形倒也少见，因为这一块地差不多已经把所有的那两块邻田里能够找到的石头都给负担起来了。漫长的清晨就这样过去了一部分，这时有一辆精巧的小车，从村里向这边走来，刚上这斜坡时，小得几乎都看不见。这是一辆涂了绿色的小孩车，那两个耕地的人的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很小的女孩，共同把上午的点心放在车里运来，给每个农人一块好面包，用一块手巾包着，一壶酒和一只酒杯，

还放上了一些额外的小吃，这是温柔体贴的农家妇给勤劳的当家的附带送来的。此外这车里还装了各种奇形怪状的、已经咬过的苹果和梨，这是孩子们在路上捡起来的。还有一个完全光着身子的、黑眉乌嘴的布娃娃，只有一条腿，像个小姐似的在面包中间坐着，安闲自在地让车子拉着走。这车经过了不少次的碰撞和逗留，最后到了岗上，停在田边一丛小菩提树的阴凉里；现在可以更清楚地观察一下这两个车夫了。一个是七岁的男孩，一个是五岁的小女孩，都很健康活泼，此外，看上去也都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只是两个都有一双很美丽的眼睛，那女孩还有浅褐色的脸庞和鬈曲的黑头发，使她脸上带着热情。耕地的人现在也都回到了岗上，他们在马前放了一些三叶草，把犁搁在开了一半的犁沟里，便以好邻居的关系一同吃起点心来，这才互相招呼；因为这天一直到现在他们彼此还没有说过话呢。

他们现在一面心满意足地吃着早点，并且满怀着慈爱，把早点分给孩子们吃，吃喝几时不完，孩子几时不离开这个地方；他们一面四下里眺望着，看见小城烟雾弥漫，在山里闪光，因为塞尔德维拉人天天准备丰富的午饭，常有一片光辉远射的银色炊烟飞上屋顶，贴着山峦悠然飘去。

“塞尔德维拉的二流子们又做好饭食啦！”农人中一个姓曼茨的说。那个姓马蒂的答道：“昨天就有一个小子为着这儿这块地来到我家。”“从县参事会来的吧？他还去过我那儿呢！”曼茨说。“真的？他大概也是想让你种这块地，给老爷们纳租子吧？”“是的，一直到断定了这块地属谁，该怎么处置再说。但是这种替人拾掇荒地的事，我谢绝了，我说，他们尽可以出卖这块地，把款子保管起来，直到找到原主为止，这也许永远不会成为事实；因为不管什么事情一进塞尔德维拉的衙门，就会在那儿耽搁很久，

何况又是这么一件麻烦事。在这个期间,那些二流子乐得从租金里揩点油水,他们当然也不会放过那卖地得来的钱;但是我们会当心,不把价钱抬得过高,到那时候我们就准知道,我们该怎么办,这块地究竟应该归谁!”

“我也是这样想,也给了那二流子一个同样的回答!”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曼茨就又开始道:“不过也真是可惜,好好的一块地就这样闲着,实在不像话。闲到如今已经二十来年了,没有一个人问过它;因为这村里谁都没有权利要求这块地,并且谁也不知道,那个败落的吹鼓手家的子孙们下落如何了。”

“哼!”马蒂说道,“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一看那个时而和流浪人们混在一起,时而又给村里伴奏跳舞的黑琴师,我就想赌咒说,他就是那个吹鼓手的孙子,他当然不晓得,他还有一块地哩。可是他要地干什么?烂醉上一个月,过后还不是和从前一样!况且,这件事既然还不能落实,怎么可以给他透个风呢!”

“那样一来可就会惹出好事情来啦!”曼茨答道,“为了否认这个琴师在我们教区里的乡土权,就够咱们麻烦的了,因为人家总想把这个流氓硬推到咱们身上。既然早先他的爹娘和流浪人合了伙,他也可以留在那里,给那帮补锅的游民拉提琴啦。我们凭什么知道他是吹鼓手的孙子呢?就说我吧,我虽然相信我在琴师的黑脸上完全认出了那个老头子的样子,我还是说:错误是人之常情,一张不起眼的破纸,一小片洗礼证,比十个有罪孽的人的脸更使我心安!”

“哎呀,可不是嘛!”马蒂说道,“他当然会讲,没给他施洗,并不是他的过失!可是难道就应该把我们的洗礼盆做得可以在林子里搬来搬去吗?不,那是固定在教堂里的。挂在外面墙上的那副抬棺材的担架倒是可以搬动的。我们村里人口已经过多了,快

需要两个小学教员啦！”

说到这里，农人们这顿饭已吃完了，话也谈完了，他们站起来，去把今天上午还没完的活儿做完。两个孩子却已打算好和父亲们一同回家，于是先把他们的车子拉到小菩提树丛里掩护起来，然后到那块荒地里去探一次险，因为那儿的野草、灌木和石头堆子，呈现出一片罕有的荒野景象。他们手拉手在这一片绿色的荒野中游玩着，把携着手晃过高高的棘丛作为乐事，最后就在一丛荆棘的阴凉里坐下，那女孩开始把车前草的长叶子给她的布娃娃穿在身上，这布娃娃便得到了一条美丽的、有锯齿形花边的绿裙子；再把一朵孤单单开着的红罌粟花给它蒙在头上当作头巾，还用一棵草把它绑结实了。特别是当它又得到了一条用小红浆果串成的项链和腰带以后，这个小人儿看起来就像一个女巫了。紧接着他俩就让它高高地坐在棘茎上面，瞪着眼瞅了它一会儿，后来那个男孩看够了，便一石头把它打了下来。这一下子它的服装可不整齐了，那女孩就快地给它脱掉衣服，好重新把它打扮起来；可是当布娃娃刚刚脱完衣服，只留着那块红头巾时，那粗野的男孩就从他的女伴手里抢过这个玩具，把它高高地扔到空中去。那女孩哭着喊着跳起来去捉，但是那男孩又先把布娃娃捉到了手，重新扔到空中去，弄得那女孩总是白忙一场，他就这样逗着她玩了好久。飞着的布娃娃却在他手里受了伤，明确一点说，伤是在它那条独腿的膝盖上，在那儿破了一个小窟窿，漏出一些糠来。那个捣乱鬼一看见这个窟窿，就像耗子似的静悄悄地，张着嘴，热心地忙着用小手指扩大那个窟窿，搜寻糠的来源。他的静默引起了那可怜的女孩极大的怀疑，就挤到他跟前，一看见他的恶作剧，不由得大吃一惊。“瞧啊！”他喊道，一面把那条腿在她鼻子前头晃来晃去，糠都飞到了她脸上，她连喊带

叫地央求着,当她正要伸手去取时,他却又跑开了。两个人闹个不休,直到那整整一条腿都掏空了,像一枚可怜的豆荚一般耷拉着,他才把那受虐待的玩具往下一摔不要了。当那幼小的女孩哭着倒在布娃娃身上,用围裙把它包上时,他便装出极其顽皮和满不在乎的样子。她把布娃娃拿出来,伤心地端详着这可怜的东西,一看见那条腿,就又放声大哭起来,因为这条腿在躯干上耷拉着,就像一条火蛇身上的小尾巴一样。她拼命地哭,哭得那个做坏事的心里终于有点别扭了,他站在这诉苦者的面前,又着急,又懊悔;她一理会到这种情形,就突然止住了哭,用布娃娃打了他几下,他装作被打疼了的样子,喊了一声“噢!”他喊得那样自然,使她满意了,就和他一同继续做起破坏和解剖工作来。他们在这殉难者身上钻了一个洞又一个洞,让糠往外乱漏,他们把这些糠仔细集拢到一块平坦的石头上,堆成一个小堆,一面搅动,一面瞪眼看着。布娃娃身上剩下的惟一结实地方就是脑袋了,现在当然就特别引起了孩子们的注意;他们很细心地把这颗头和榨空了的尸体分开,然后向空虚的内部惊奇地窥探起来。他们一看见那个古怪的窟窿,又看见了糠,首先引起来的一个最自然的念头就是用糠把这颗头塞满,两双小手争着把糠往里放,于是这颗头有生以来第一次里面有点东西了。不过那个男孩或许仍然把里面的东西看作死学问,因为他突然捉住一个大苍蝇,一面用掌心扣着这嗡嗡直叫的苍蝇,一面命令那女孩,把头里的糠倒干净,然后就把苍蝇关在里面,用草堵上那个窟窿。孩子们把这颗头拿到自己的耳朵旁边听听,然后郑重地把它放在一块石头上;因为上面还蒙着那朵红罂粟花,这颗有响声的头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预言家的头似的,两个孩子一面拥抱着,一面静悄悄地倾听着它的报告和童话。但是每个先知都毫无例外地引起恐

怖和忘恩；这粗略的形体中的一点生命，也终于惹起了在孩子们心里存在着的人类的残忍性，他们决定把这颗头埋在土里。于是他们做了一个坟墓，也不问那被俘的苍蝇意见如何，就把这颗头放进去，并且用田里的石头在坟上立了一个很像样的纪念碑。他们因为埋了一个有形体有生命的东西，觉得有点害怕，就离开这个阴森森的地方。走了一大段路，那个小姑娘疲倦了，就仰卧在一小片完全被绿草遮盖着的地方，开始唱起几句单调的歌来，唱的总是那几句，那男孩蹲在她旁边帮着腔，决定自己是否也要完全躺下去，因为他也同样的困倦极了。太阳照着这唱歌的女儿的张开了的嘴，照亮了她那白得晃眼的小牙齿，照彻了她的圆润的、绯红的嘴唇。那男孩看见了这些牙齿，就搬着女孩的头，好奇地检查起她的小牙齿来，一面喊：“你猜，我们有多少牙齿？”女孩想了片刻，仿佛是在熟思细算似的，然后随便说道：“一百！”“不对，三十二个！”他喊道，“等一等，我要数一下！”他就数起那女孩的牙齿来，因为总得不出三十二，他就一遍一遍地重新数。女孩安静了好久，但是因为那个热心的计算者总没个完，她就一下子跳起来，喊道：“现在我要数数你的！”于是那男孩就倒在草里，女孩伏在他身上，抱着他的头，他把嘴张开，她就数道：一，二，七，五，二，一；原来这个小美人还不会数数哩。男孩就改正她，指点她应该怎样数，她就又重新数，数了不知多少次，在他们那天所有玩过的游戏中，这个游戏似乎是最使他们开心的一个。最后那女孩便完全倒在小数学家的身上，两个孩子就在明亮的晌午的阳光下睡着了。

在这段时间，父亲们已经各自把地耕完，把两块地都变成了带有新鲜泥土香味的棕色的平川。当最后的一道犁沟耕到尽头时，其中一个雇农正要停住，他的当家的就喝道：“停什么？再回

一次头!”“我们已经耕完啦!”雇农说。“住嘴,照我吩咐的去做!”当家的说。他们就回过头来,在中间那块无主的田里,豁了一大道犁沟,草和石头都飞起来了。可是农人并没有停下来清除这些东西,他大概以为要搞这个还有的是时间,今天只消粗枝大叶地做一下就算了。于是顺着斜坡迅速地向上走去,到了岗上,那快意的风把这农人的帽顶子又吹得向后倒下时,邻人正打那一边耕过去;帽顶子向前歪着,也在中间那块田里豁了一大道犁沟,土坷垃一下子都飞到两边去了。谁大概都看见了谁的行事,可是都像是没有看到似的,就又彼此分开,看不见了。每个星座都各自安静地打另外的星座旁边运行过去,沉入天穹的后面。命运之梭就这样彼此交穿而过,“他织着什么,没有一个织工晓得!”^①

8

一次收成跟着一次收成地到来,每次都看见孩子们长得更高了,更美丽了,那块无主的田地在那变宽了的邻地中间更狭小了。每耕一次地,在这边和那边都损失一条犁沟,从来没有人说过一句话,就像没有人看见这种罪行似的。石头越积越高,已经沿着田地的全长形成了一道正式的地脊,上面的野灌木也已长得那样高,以致孩子们虽然都已长大,但是当它们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走过的时候,谁也看不见谁了。原来他们现在再也不一同上地里去,因为那个十岁大的所罗门,就是人们喊作萨利的,居然已和大一点的儿童以及成年人为伍了;而那个褐色皮肤的芙兰琴呢,虽然是一个热情的小姑娘,行动却已不得不同性的监护,否则,别人就会嘲笑她是一个好追男朋友的女孩子。可是每到收成时节,大家都在田里的时候,他们总要抓住一次机

^① 引自海涅的诗《耶胡达·本·哈莱维》第二章第五段。

会，爬上那一道隔离他们的乱石埂子，然后把对方推下来，此外再也没有什么来往了。他们似乎因此倒把这个一年举行一次的仪式更加在意地保留下来，因为他们两家的田地别的地方都不衔接。

在这期间，那一块地到底还是宣布出卖了，卖得的款子规定暂由公家保管。拍卖就地举行，但是除了农人曼茨和马蒂以外，就只有几个看热闹的在场，因为没有人高兴买这不三不四的夹在这两个邻人中间的一小块地来耕种。原来他们俩虽然也属于这村里最好的农民之列，他们干的勾当也不过是其余三分之二的农民在同样情况之下也要干的，可是现在大家还是因为这个而一声不响地看着他们，没有人愿意夹在他们中间要这块缩小了的无主的田地。一件唾手可得的便宜事，要是碰到鼻子上，大多数的人都会干的；可是一旦有人做了，其余的人就会得意做这件事的并不是他们，就会得意他们没有受到诱惑，还把这个被选中的人作为罪恶的尺度，来测量他们自己的品德，还把他当作一个被神明标出来的消灾移祸者，因而对待他也心怀畏惧，尽管他们同时还对这个人在这件事情上所占到的便宜垂涎不止。所以当时认真出价来争购这块地的就只有曼茨和马蒂二人；经过一番相当固执的竞争之后，曼茨争到了手，这块地就拨给他了。官方人员和看热闹的从田里一哄而散，那两个农人还在自己的地里忙了一会儿，离开时又彼此遇到了。马蒂说：“现在你要把你的地，连旧带新合并在一起，然后再分成一般大的两块来种吧？假如是我得到了这块地的话，至少我是要这样办的。”“我当然也要这样办，”曼茨答道，“因为当一块地来种，对于我未免太大了。可是我方才要讲的是：我已经发觉，你新近还在这块现已属我的田地的下端斜着割了好大的一块三角地去。你这样做也许你以